

毛寄萍 著

济南出版社

# 欲罢不能

曾经深爱的人 在无奈中失去

曾经高尚自恋的灵魂 在挣扎中堕落

曾经自以为是的操守 开始剥下美丽的外衣

曾经的希望 在身不由己的追逐中毁灭

一切的一切 都让人

欲罢不能

# 欲 罢 不 能

毛寄萍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罢不能 / 毛寄萍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7.1

ISBN 7-80710-324-8

I. 欲... II. 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809 号

责任编辑 朱 琦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 版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jnpub.com](http://www.jnpub.com)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87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澹台步风被人从被窝里揪了出来。

他一直担心这一天，也曾设想过事发以后的狼狈情景。以前当他看到本社同仁的嫖娼、外遇之事被人揪出来后仍然能够若无其事地上班，就替他们不好意思，如今轮到他了。尽管他知道，他的这段情感和别的那些人绝对不一样，可他更知道，他无法向人们解释。他觉得自己陷入了灭顶之灾，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再去上班了。

然而他还知道，只要他不去上班，不消一个小时，人们就会到处找他，记者们还等着他分配任务，主编尚汝余还等着和他商量、策划选题。可是，他总觉得李家诗会把他和林霭的事儿捅到报社里去。是啊，有哪个丈夫肯原谅让自己蒙受“绿色”之辱的人呢？更何况，这个男人一直在觊觎着自己的女人，更何况，自己的女人一直把心思扑在那个男人的身上。他仿佛看到报社同仁们在得知他被捉住以后莫名的亢奋，没有什么比被人从床上揪出来更能让国人兴奋的了。记得副社长老王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的时候，大家神秘而热烈、亢奋而激动地传送着捉奸的故事，床上的细节被敷衍成不下十几个版本。虽然，大家明知道床上细节不可能被第三个人知道，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口口相传。

在家里待不住，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可到了单位，大家却像没事儿似的。编辑部的部花王小妮照旧嗲声嗲气地对澹

台说，步哥，你帮我看看这篇稿子，主编又给我枪毙了。若是以往，澹台会说，妹妹，找你们主任去呀。可今天，他心里虚得很，他没心思跟她闲磨牙。

坐在办公桌前，他把脸埋在掌中，狠狠地搓了两把。此时，他又想起了林霭，不知她怎么样了。昨天的事儿就像梦一样，他甚至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居然发展到这一步。

其实，澹台步风最拙于和女人打交道。在女人面前，他往往是不知所措，这使男女双方都显得很窘，为这事儿，他还专门去看过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是个干瘪瘦削、满脸皱纹的老头儿。光光的鹰钩鼻子，下巴有些凸出，两道如炬的目光炯炯有神，使一张丑陋的脸既生动，又神秘。澹台觉得他简直就像动画片《蓝精灵》中的格格巫，不但长相像，连神情都像。医生听了澹台的陈述，对澹台说，你吃过女人的亏吗？

澹台随口回答道，没有。

从澹台不假思索的回答上，医生判定澹台没有撒谎。可作为心理医生，他知道澹台虽然没有撒谎，但说的未必是真话。因为许多患有心理疾病的人都意识不到自己心理深处蛰伏的某些隐秘。他沉思了一下说，我屋里有张床，你躺上去，先别急着说没有，从你记事的时候想起，想你和每个女人的交往，别错过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细节。

澹台对老头儿说，你是不是要用催眠术或是暗示什么的？医生诡谲地笑了笑说，你这种情况不用，你只要去想，认真想。

澹台躺在床上，头上一盏瓦数很小，光亮很模糊的红灯。黑糊糊的屋子里，那灯像是遥远年代那端的一粒红豆。

那是刚上小学的时候，他曾对一个女孩儿有过好感。女孩儿的名字他至今还记得。那个女孩儿玲珑得让人心疼，澹台一



天不见她就像是丢了什么似的。一年级的暑假快到的时候，他好像天天丢了什么，因为那女孩儿一连好几天没来上学。后来才知道，那女孩儿在河边嬉水，一失足掉了下去。从那，一个永远清纯的小姑娘就永远地留在澹台的记忆中。

澹台想，这段什么都不算的朦朦胧胧的东西也许不会造成自己对女人的那种状态吧。

那是什么呢？初中？对，问题肯定出在初中。初中时，澹台已经出息成一个相当标致的大男孩儿，可他的家庭却让他骄傲不起来。澹台的父亲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据说1942年的时候被派往革命队伍内部伺机破坏，因阴谋未能得逞所以埋藏至今，“文革”中被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根据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澹台当然也属另册中人。不过，尽管如此，帅气的澹台还是引来不少女学生火辣辣的目光。其中一个名叫金小华的小姑娘，情感表达尤其热烈且裸露。女孩儿的兄弟姐妹父母都在剧团唱戏，所以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女孩儿经常在澹台的视野之内做一些劈叉（把一条腿竖在墙上的那种）下腰等高难度的艺术动作，以期引起澹台的注意。可澹台一方面因为父亲的问题而烦心，一方面他那时的年纪对男女之间的事情还懵懵懂懂，对姑娘火辣辣的目光也就毫无感觉。时间长了，小姑娘见引不起澹台的注意，就不再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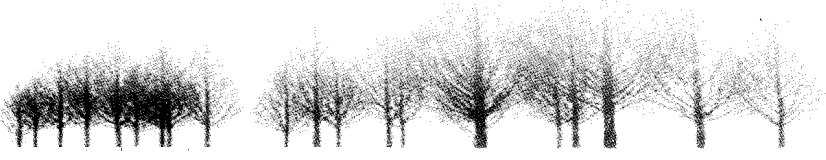
到现在澹台也搞不清楚姑娘们是怎么回事。艺术之路走不通，就开始了另一种形式。每当澹台路过她们身边或她们路过澹台身边，金小华她们的牙缝里总要发出一种“丝”的声音。开始，澹台并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只是觉得在姑娘们发了“丝”的音节之后伴生的那种开心而放荡的大笑中，刺激而神秘的神情里肯定有文章。过了很长时间，澹台才弄清“丝”的后边还带有“孩子”两个字，尽管那两个字很模糊，但澹台还是

听了出来，或者说是感觉了出来。她们嘴里发出来的一明两暗三个音节是“私孩子”三个字儿。

“私孩子”是当地骂人的一种方言，学名是“私生子”，是说男女之间未行合卺大礼，未扯结婚证明，胡搞乱搞私奔野合生出的孩子，是非常厉害非常刻毒的一句诟骂。这时，澹台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的草包本质才彻底地暴露了出来。对姑娘们的诟骂，他居然不知如何应付。而金小华们见帅气的澹台张皇落魄的样子觉得快意无限，骂得也就更加起劲儿。据心理学家解释，那些女孩子们有一种集体意淫的倾向。这种意淫里最活跃的因子是性虐待，而这种性虐待又是在“文革”期间向一个父母亲正在挨斗、心理远远没成熟的反动阶级的狗崽子施放的。所以，心理学家郑重地总结道，这使你无论如何也理不顺和女人的关系。

心理学家见澹台将信将疑的样子，说，对不起，我想把话说得直接一下，可以吗？澹台心说，你能直接到哪里去？就点了点头。老头儿抱歉地朝澹台笑笑说，这种集体意淫就使你对女人既有一种凶狠歹毒的憎恨，又有一种沦肌浹髓的自卑。这种憎恨和自卑常常使你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对女人施暴，对吗？

澹台的脸红了。从金小华她们骂他“私孩子”开始，他就在想象中开始对女人施暴了。施暴的方式随着年龄、知识和阅历的增长不断地变化，而施暴的对象，模模糊糊的总是金小华她们那些自己初中的女同学。开始是拳脚虐待，棍棒伺候，用弹弓把她们的脑袋打起一个又一个的包（澹台的弹弓打得很准，有效射程内，基本上可以做到指哪儿打哪儿），用锋利的刀片把她们的脸划得一道又一道鲜血淋漓，拉得她们凄厉地尖叫着。再后来就是性虐待，他想了许多无耻下流的办法来虐待金小华。这种虐待持之以恒，历久不衰且日新月异。生活中任何一种新



鲜的感受和经验都会激发他虐待金小华的无限遐想。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哥萨克司令官企图非礼女孩儿赫里斯季娜被拒绝，威胁女孩子要把她送给哥萨克匪帮们后，澹台的想象立刻就飞扬起来。他看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那个哥萨克军官，手下全是些粗野剽悍，裸露着胸膛，茁壮的胸毛肮脏龌龊，上面还沾着米粒和稻草，蠕动着——一粒粒肥硕的虱子的哥萨克匪帮。匪兵们狞笑着围攻着金小华，把她的衣服一件件地剥去，在乌克兰那肮脏的监狱里狂暴地蹂躏着她。读了柏杨，飞扬的思绪融会贯通，营造出更有创意的场景——那些粗糙剽悍的哥萨克士兵把金小华拖到伏尔加河岸上，阴霾的天空下，刮着飒飒的秋风，几个哥萨克士兵狞笑着在河堤上拦了一道麻绳。那麻绳粗粗的，质地相当粗糙，布满密密麻麻的芒刺。太阳出来了，麻绳上密密麻麻的芒刺在太阳的照射下，毛茸茸地张牙舞爪。澹台觉得他用手握了一下绳子，芒刺扎在他的手上，痛感很尖锐，很细密。他挥了下手，几个彪形大汉把金小华带过来，然后脱去她的衣服。阳光下，金小华雪白的胴体发着耀眼的白光。金小华尖声叫着，干渴的大地啧啧有声、嗞嗞作响地吸吮着滴在地上的鲜血，金小华的叫声尖厉而凄绝。



## 2

澹台不明白，自己有对女人的这种近乎变态的情结，怎么居然会如痴如醉的爱上林霭。从他进高中第一眼看到林霭时，他就爱上了林霭，毫无理由地一见钟情地爱上了林霭，这一爱就是几十年。虽然，林霭后来嫁给了自己的同学李家诗，可澹台对林霭的感情却始终一往情深。只是因为跟李家诗是同学，所以澹台只好把这种感情压抑在心底。可越是压抑，这种情感也就越发强烈。如果不是去年在海南三亚的一次邂逅，这种压抑，这种情感也许会折磨澹台一生。

去年，澹台去海南三亚参加一个笔会，恰好全国的一个金融会议也在三亚召开，两个人在三亚大酒店不期而遇了。

那是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两个人走在柔软的沙滩上。望着粼粼的波光，澹台无奈地说，真是造化弄人呵，我躲了你几十年，可到底还是没有躲开。

澹台没有说谎，他跟李家诗和林霭都是同学，又都住在同一座城市。这些年，同学相聚朋友相会，凡是有林霭参加的场合，澹台都会托词避开。“满城春色宫墙柳”哇，他受不了自己挚爱的女人嫁作他人妇，他害怕见到林霭。当然，这样做是很辛苦的，因为迪州市太小太小，而澹台李家诗他们几个同学又太好太好，过从太密太密。澹台要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个个过硬的理由，每一次挖空心思地寻找托词，对澹台都是一次精神上的熬煎折磨。有时澹台会想，这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哇。

人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可以疗治一切，可时间对于澹台来说，却像是一柄锋利的铁锹，时不时地就在澹台的心底铲来掘去，把他的心铲得鲜血淋漓一片狼藉。他受不了这种酷刑，他也曾有过离开这个城市的想法，但总有一根神经系着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里住着林霭。

那一晚的林霭感动得颤抖着，像是风中的一面小旗。当她知道澹台是那么深沉，那么执着，那么干干净净地爱着自己的时候，她真的是百感交集。她瑟缩在澹台的怀抱里，打摆子似的抖动着。她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儿地央求澹台把自己抱紧点儿。那真是个美好的夜晚呵，薄云拥抱着明月，海浪亲吻着沙滩，晚风纠缠着椰林，一对叫不上名的水鸟随着起伏的波浪上上下下缠缠绵绵地翻飞追逐着。大自然的一切都在这如水般温柔的夜色里挥洒着它们勃勃的生命，他们终于吻在了一起。

从那，他们之间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像是两个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那么贪婪痴迷地相互享受着对方。如此忘我的热恋，哪能不被人发现呢？

昨天晚上，当一阵如火的激情把他和林霭燃烧起来的时候，房门被人撞开了，李家诗狂暴地冲了进来。

澹台原以为李家诗会把自己痛殴一顿，可李家诗却没有，意外地，澹台在李家诗的眼里却捕捉到一种捕获猎物后的亢奋和刺激，好像他捉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而是别人的妻子。

当然，那个时候，澹台没法儿洞悉李家诗的心态。他既感到羞臊得无地自容，又可怜林霭。看着林霭满面羞臊，惊慌失措地抓着一件上衣捂在胸前——平日里看到林霭稍有头疼脑热还心疼得要命，今天见林霭如此尴尬，蒙受着如此的羞辱，他的心情复杂极了。情急之下，他对李家诗说，这不干林霭的事

儿，全是我。

李家诗的眼里顿时充满了仇恨，他顺手从床上抄起一只枕头朝澹台砸过去，我知道你妈的全是你，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充白马王子。

澹台闭上眼，准备结结实实地承受李家诗的一顿暴打。他主意已定，只要李家诗不难为林霭，哪怕打死自己也认了。

谁想等了半天，也没觉出身上哪儿疼，睁眼一看，李家诗正满屋子找什么东西。林霭把衣服递给澹台示意他快穿上。澹台一边穿一边看着李家诗想，这时候，他在找什么？

李家诗拿过一叠稿纸扔在澹台跟前，我说，你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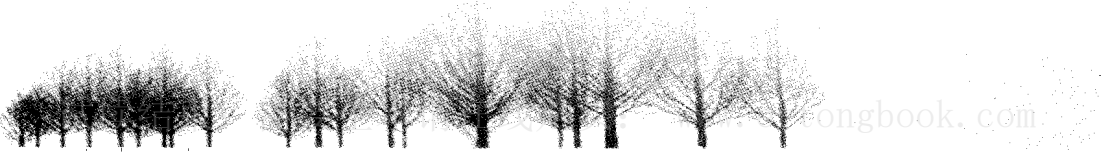
澹台弄不清李家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狐疑地看着李家诗。

此时的林霭已非常镇静，她穿好衣服，拢了拢有些凌乱的头发，抱起双臂，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一种凛然的清高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李家诗对澹台说，你他妈算是个什么东西，朋友的老婆你也不放过。告诉你，你不仁，我不会不义，今夜的事儿我不想再追究，你们不要脸，我他妈还要脸呢。不过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得给我写一个不再与林霭来往的保证书。

澹台知道，写了保证书就等于把自己抵押给了李家诗，可如今裤子在李家诗的手里，也只有用辫子来换回自己的裤子了。

从李家诗刚一破门而入的时候，林霭就没觉出是什么灭顶之灾，她甚至还有一种揭开锅的释然的感觉，她的第一个念头甚至是这样也好。离开李家诗跟澹台生活在一起，是她早就有的想法。可当她看到澹台拾笔写保证书时，她有些失望，她宁愿相信澹台是一时乱了方寸的无可奈何之举，就一把拉住澹台，对李家诗说，这里没什么要脸不要脸的，你在外面寻花问柳，我什么时候说过你。



李家诗看着林霭说，我是拈花惹草了，你抓到了吗？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他恨恨地加了一句，她们哪个也比你年轻。

林霭鄙夷地一笑，不过都是些下贱坯子。

平日里李家诗最感自卑的就是面对林霭这鄙夷的一笑。这么多年来，就是因为害怕这种鄙夷的一笑，他有许多的话不敢在家里讲。当科员时对科长的渴望，当科长时对副局长局长的渴望，都因为这一笑压在自己的肚子里。每当他看到同事带着老婆在局长市长家里出出进进，他就羡慕不已。有时，他真想跟林霭离婚，可他的虚荣心放不下。林霭就像是一株清纯的百合，她的气质，她的漂亮，她的清纯，她的优雅和雍容，都证明着自己的艳福。

正是因为这些，他才在林霭鄙夷的冷笑中生活了这么多年。今天，他觉得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低声地咆哮着说，她们是下贱，她们是婊子，可她们懂风月。

林霭厌恶地扭过头去，看着澹台。

澹台尴尬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李家诗对澹台说，你他妈还愣着干吗，还不快写。

听到李家诗骂澹台，林霭有些心痛。她充满期冀地看着澹台，至于期望着澹台干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

澹台问李家诗，写什么？

林霭的心骤然紧了一下。

李家诗说，你就写，我因与李家诗老婆通奸，被李家诗抓住，保证以后不再与其来往。

澹台放下笔对李家诗说，我不能这样写，这样对林霭不公平。

李家诗怒火万丈地说，去你妈的，你还说什么公平？你他

妈弄我的老婆就公平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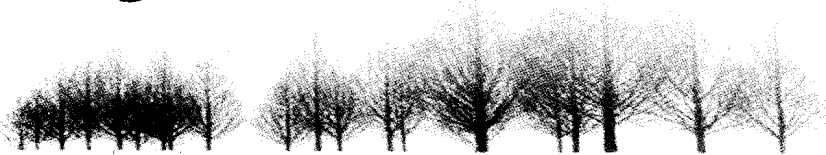
林霁被两个男人的对话羞得满脸通红。然而，她最感痛心的，还是澹台的表现。澹台在她心中，一直是个白马王子的形象，他的洒脱，他的风度，他的从容裕如的交往能力，都让她产生堪托生死的感觉。可是今天，在李家诗的如此羞辱面前，他却能忍气吞声。她失望极了，她多么希望澹台能挽着自己的胳膊，坚定而从容地向李家诗宣告，我爱她。然后拒绝李家诗的一切侮辱。真要是那样的话，林霁会非常感动地和澹台一起，走出这个家。可澹台的低声下气，澹台的慌乱怯懦让她失望极了，她不忍心再看着自己挚爱的男人这样下作。她忍住眼泪，从床上拿起几件衣服，走出门去。

正想着，就觉得有人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他吓了一跳，抬起头一看，又是王小妮，她娇声说，想什么哪？步哥。澹台没好气地说，你干吗？王小妮吓了一跳，然后嗲声嗲气地说，瞧你，凶巴巴的，主编叫你哪。

一听尚汝余找他，澹台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家诗告到主编那里去了。他想站起来，两腿一软，又坐了下去。王小妮关心地问，步哥，你怎么了？澹台说，没事儿，忙你的去吧。

王小妮出去了，澹台仰在椅子上定了定神儿。他有些庆幸地想：幸亏是告到了尚汝余那儿，他们是哥们儿，什么话都好说，要是告到社长那个老头子那里可就惨了。

澹台跟尚汝余是一块儿进报社的同龄人，也是报社当年无与争锋的两只笔杆子。人说文人相轻，人说一个槽头上拴不了俩叫驴，可这两条有文化的叫驴却偏偏能和平相处而且处得还很和谐。人们都说是社监会协调关系，可社长心里明白，他们两人之所以合作得不错，恰好像犬牙交错，两人虽然都很锋利，



但针尖永远也对不上麦芒。澹台清高，只醉心文章。尚汝余实际，更热衷仕途，两个人的追求不同，社长就投其所好，大凡是职务升迁的事儿，他就先尽着尚汝余。凡是职称啦，十佳啦什么的，他就先想着澹台。两人各得其所，各有各的成就感，自然相安无事。而且，两人虽然都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对方需要什么，但仍免不了以己之心度人之意，尚汝余会想，你看我文章不如人家老澹，可仕途上总是一步步地领先人家，记者部主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副社长。澹台会想，尚汝余文章也不错，可每次职称什么的，只要社里有一个名额，总是先考虑自己，尚汝余也从来不与自己争。久而久之，两个人居然因为这些想法而互生歉意，感情自然好了起来。

社长知道他俩是两种人，也知道他俩的情感看起来很好，但却经不起轻微的揉搓，只不过现在的生活过于平稳，既缺乏能让人知劲草的疾风，也没有让人辨真金的烈火，既无板荡，也无动乱，感情的程度就得不到检验，一个“好”或可了得。

到了主编尚汝余的屋里，尚汝余神秘莫测地朝澹台笑了笑，好小子，你干的好事儿。

在澹台面前，尚汝余从来不摆主编的架子，完全是一个哥们儿，一个对哥哥非常尊重的小哥们儿。

澹台一听，立刻就像是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心往下一沉，完了。

尚汝余见澹台的窘样儿好像是非常开心，笑哈哈地说，怎么，都这年代了，干这事儿还脸红？

澹台此时的汗已经出满了全身，四肢发软，想站也站不起来。

尚汝余继续说，不过这事儿也能理解，市委书记的女儿嘛，又是新寡。

澹台正慌得不知所措，听尚汝余说新寡，心里一动，脱口问道，新寡？什么新寡？

尚汝余说，还跟我这儿装，你脸上的表情早已把你的勾当暴露无遗了。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像你这样有才又有貌的中年男士，别说是寡居的少妇，就是对未婚的少女也是极富吸引力的呀。

跌入万丈深渊的心一点点地往上攀升，澹台道，你是说——？

沈姝哇，你还跟我装。尚汝余指点着澹台，一副抓住了把柄的洋洋得意。

澹台松了一口气，掏出纸巾擦了擦头上的汗，长舒了一口气说，你说的是她呀。

尚汝余警惕地问，怎么，还有别人哪？

没有没有。澹台连声说，其实，就是沈姝，我也是虚与周旋。你想，我们俩差着十多岁呢，再说，市委书记的千金，弄到家里，跟少奶奶似的，侍候不起呀。老尚，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有什么人跟你胡说八道了？

尚汝余说，不是不是，都什么时代了，谁还管这事儿？你们俩，一个孤男，一个寡女，在一起也不违法乱纪，也不伤风败俗，而且还是郎才女貌，不是挺好的吗？至于婚前同居嘛，现在也是一种时髦的事儿。

澹台说，谁婚前同居了？不是扯淡吗？

尚汝余摇摇手说，好，好，没有同居，没有同居。不过，我倒真的希望你们同居。

澹台见尚汝余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就问，你找我来，不会就是为了同居不同居的事儿吧？

不愧是名记，真有点儿明察秋毫的意思，尚汝余笑笑说，

我眼下的这个事儿呀，就得求求沈姝呢。

澹台问，求沈姝什么事儿？

尚汝余说，是这么回事儿，在报社我干了十来年，这个总编也有两三年了，下半年市委有次人事变动，我想调到市委宣传部，想求你跟沈姝说一下，走走她爸爸的后门儿。

澹台看一眼尚汝余问，市委变动你是怎么知道的？

尚汝余有些不屑地说，现在，无论哪一级，哪还有什么密可保？怎么？你不知道？沈姝没跟你提起过？

没有，沈姝从来没跟我提起过？我们说这个干吗呀？

澹台说的这些话，尚汝余倒是相信。他知道澹台这个人，仗着自己有点小才分，有些清高。可他就是不明白，生活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还会有澹台这样的人，真是傻 X 得可以。尚汝余恨恨地说，澹台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说你天真吧，你也是四十的人了，说你不惑吧，又他妈傻 X 一个，就跟月球上下来的一样，真他妈给我们当记者的丢人。不过，这一次可是为了我，你不能再假装纯情。办事需要的经费，我听着。

澹台心里有事儿，没心思跟尚汝余多嚼扯，就对尚汝余说，我试试，不过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沈书记的清正廉洁，嫉恶如仇可是全市闻名，咱们都听说过，不一定能行。

尚汝余说，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再正直的金刚之身也有弱点，所以我才要你找沈姝，沈书记最心疼他的这个女儿了，别人还真不一定能说进话去。只要你上心，肯定能行。我听说沈姝为你都要神魂颠倒了。

澹台并没有急着去找沈姝，他还在为昨夜的事情担着心。他预期着李家诗采取的行动，可总也不见李家诗的动作，这让他无论如何也静不下来。他这时才知道冲着吊着的滋味是最难受，还不如趁早揭开锅呢。实在忍受不了，他就去找夏之儒。



## 3

澹台去找夏之儒的时候，夏之儒正在给学生讲陆游和唐婉的《钗头凤》，澹台贴墙站在教室门口，思绪回到了他们的学生时代。

澹台跟夏之儒、李家诗和林霭是高中时的同学，四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高中毕业那年，刚好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林霭因为刚好生病没能参加，澹台他们三个同时走进了考场。拿到高考录取书后，澹台在邮局的电话亭旁徘徊了很久，（那时候电话还是奢侈品，并不是每家都能装得上电话）他拿不准主意是不是该给林霭打个电话，也拿不准主意是不是该向林霭表达自己的爱恋。暗恋中的澹台本来就觉得自己配不上林霭，到此时更怕林霭因为自己只考了一所二流大学而看轻自己，最后电话终于没打成。他想，等我干出点儿成绩来再说吧。

到了学校，澹台发愤读书，而且，他们七七级，个顶个儿地勤奋。澹台一是有这么个学习环境，二是有林霭做动力，学习相当刻苦，没出两年，就在省里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那是个噩梦刚刚醒来的年代，思想上精神上的长期禁锢、文化文艺上的惨痛浩劫还使整整一个国家的人民处在心有余悸的状态，人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依然都还是噤若寒蝉。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开始用文学艺术来试探地曲折地半遮半掩地对禁锢反思、对禁区突围。小说则承载了或启蒙、或斗争、或反抗的多重角色。一篇《伤痕》几

